

莊子·雜篇·寓言

寓言十九，^{zhòng}重^{zhī}言十七，^{ní}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。親父不^{yìng}為其子媒。親父譽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；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。與己同則應，不與己同則反，同於己為是之，異於己為非之。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，是^{qí}為耆艾。年先矣，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人而無以先人，無人道也；人而無人道，是之謂陳人。

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。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曰無言。言無言，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有^{wū}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；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惡乎可？可於可。惡乎不可？不可於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！萬物皆^{zhǒng}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，是謂天均。天均者，天倪也。

莊子謂惠子曰：「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始時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^{zhì}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孔子勤志服知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孔子謝之矣，而其未之嘗言。孔子云：『夫受才乎大本，復靈以生。』鳴而當律，言而當法，利義陳乎前，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。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^{wù}蠶立，定天下之定。已乎已乎！吾且不得及彼乎！」

曾子再仕而心再化，曰：「吾及親仕，三釜而心樂；後仕，三千鍾而不泊，吾心悲。」弟子問於仲尼曰：「若參者，可謂無所^{shēn}縣^{xuán}其罪乎？」曰：「既已縣矣。夫無所縣者，可以有哀乎？彼視三釜、三千鍾，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。」

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^{qí}曰：自吾聞子之言，一年而野，二年而從，三年而通，四年而物，五年而來，六年而鬼入，七年而天成，八年而不知死、不知生，九年而大妙。

生有為，死也。勸公：以其死也，有自也；而生陽也，無自也。而果然乎？惡乎其所適？惡乎其所不適？天有曆數，地有人據，吾惡乎求之？莫知其所終，若之何其無命也？莫知其所始，若之何其有命也？有以相應也，若之何其無鬼邪？無以相應也，若之何其有鬼邪？」

眾罔兩問於景曰：「若向也俯而今也仰，向也括而今被髮^{pī}，向也坐而今也起，向也行而今也止，何也？」景曰：「搜搜也，奚稍問也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。予，蜩甲也，蛇蛻也，似之而非也。火與日，吾屯也；陰與夜，吾代也。彼，吾所以有待邪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！彼來則我與之來，彼往則我與之往，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。強陽者，又何以有問乎！」

陽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，至於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：「始以汝為可教，今不可也。」陽子居不答。至舍，進盥漱巾櫛^{guǎn jié}，脫履戶外，膝行而前曰：「向者弟子欲請夫子，夫子行不閒，是以不敢。今閒矣，請問其過。」老子曰：「而睢睢盱盱，而誰與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」陽子居蹴然變容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其往也，舍者迎將其家，公執席，妻執巾櫛^{shè}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灶。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